

第05

話 劇

打靶之前

荒 山、赵玉秀 作
荒 山 执 笔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時間：1956年麥收的時候

地點：我軍某連連部

人物：連長——魏占鰲，二十六歲，黨員。

指導員——李勇，二十四歲，黨員。

通訊員——馬大成，十九歲，團員。

排長——劉秉智，二十二歲，黨員。

女社長——梁淑華，二十一歲，黨員。

布景：連部辦公室，原是小學校教室，部隊把它隔成兩間，里間是連長寢室。舞台正面有兩扇大窗戶，從窗上可以看到遠處的丘陵，蜿蜒起伏的河堤和一片金黃色麥田；屋左一門通連長寢室，門旁放一軍用辦公桌，桌上放有軍用電話機、暖水瓶、茶碗等物；屋右后方一門通室外，門旁牆上釘一短小的掛衣板，掛衣板下放一軍用方凳，凳上放臉盆、毛巾、肥皂盒；屋中央有兩張軍用辦公桌合併在一起，桌上放些文件、紙張及辦公用具等。

幕啟：中午，天悶熱的使人喘不過氣來，樹上的蟬叫得讓人心煩。通訊員在接營里打來的電話，因為電話機有了毛病，急得他皺着眉頭，汗水從他額角上滾滾地流下來，他一邊擦着汗，一邊拚命地提高聲音喊着：

通：喂！你是哪里呀？啊？什麼？我是六分隊呀！你是哪里？喂！我聽不清啊！是！我是六分隊，你聲音大一些，我聽不清啊！啊？你是中隊部嗎？哪一位呀？啊？值班員同志啊！有什麼事情嗎？啊？我是通訊員，對！連長看靶場去啦！指導員也不在。是啊！啊！啊！什麼？今天下午五點五十分左右有什麼？啊！大炮，啊！刮大

风，还下大雨啊！听见啦！今天下午五点五十分左右有大风暴，让我们做防备，是！是！我一定告诉连长，还有什么指示吗？啊？是！是！（把耳机放下，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拿起把蒲扇一边搦着，一边自言自语地）好家伙！打次电话比做次科目还累呢！（又走向电话机旁拿起电话来）喂！喂！分机吗？喂！我是六分队，不要哪里，我给你们提个意见，电话机有毛病啦！是啊！刚才中队部来电话一点也听不清，对，对，赶紧修一修吧！没什么啦！就这个事，再见！（放下耳机，向窗外望了望匆匆跑下。片刻，门外传来通讯员和连长的说话声）

通：（在门外声）回来啦，连长同志！

连：（在门外声）嗯，回来啦，有什么事吗？（汗流满面地从门外进来，他脱掉军上衣，走到洗脸盆前，拿起搭在脸盆边上的毛巾擦着脸）

通：（紧跟在连长的后边）刚才中队部来了电话，说今天下午五点……啊！五点五十分左右有大风暴。

连：什么？

通：有大风暴，就是要刮大风下大雨，叫咱们做好防备。

连：谁通知的？

通：是营值班员同志。

连：（自言自语地）咳！真是，怎么早也不来风暴晚也不来风暴，单单今天来风暴哇！（转向通）你快去把梁社长叫来！

通：是！

连：跑步！

通：是！（急跑下）

(連長拿起蒲扇邊搧着走至窗前，指導員從門外走進來)

指：(親切地)你又想什麼啦？大熱的天也不睡會兒午覺。

連：咳！真沒辦法！

指：(莫明其妙地)怎麼啦？

連：剛才通訊員告訴我說，營部來電話通知：今天下午五點多鐘有大風暴。

指：哎呀！那對咱們修靶場可有影響啊！

連：誰說不是哪！（有些煩躁）咳！真是越渴越吃鹽，越忙哩，這個窮天也來湊熱鬧。今天二十七號啦，到三十號只有三天，今天修不起靶場，怎麼完成任務啊？

指：現在幾點啦？

連：(看看手上的表)差五分不到一點。

指：(數着指頭計算了下時間)到五點鐘還有四個多鐘頭，哎！你剛才不又去看地形了嗎？

連：嗯！

指：看的哪兒？

連：還是咱倆看的那個地方，只有那塊兒河堤較高，別處都太低，修起來太費工。

指：不是那塊地裡還長着麥子嗎？

連：今天上午已經割完啦。

指：割完啦？

連：本來是挺好的事！咱說用那塊，社裡就先把它割了。剛才我去量了量，那段河堤再往上加修一米，比單修的靶擋還棒呢。按咱全連的人數有半天就弄個差不多，可是這一來風暴就給攪啦！

指：那咱要馬上去修，趕緊點還有希望。哎！你跟社裡說了沒有？

連：前十來天我就和淑華說啦！她說得跟干部們商議一下才能決定。說過的第二天她就到縣里開會去啦，這不今天早晨才回來。

指：那我到社里問問去！

連：問什麼呀？

指：看他們商議妥了沒有。

連：你歇會吧！我讓通訊員叫淑華去啦！

指：哎！那可不太好！

連：怎麼不好啊？

指：人家是社長，又是咱找人家辦事，怎麼能讓通訊員去叫呢？

連：咳！這有什麼關係，你別忘了她是咱的愛人哪！

指：哎！愛人那是你們倆的私人關係，咱辦的是公事。

連：公事私事還不都是一樣，怎麼說咱們個連部還不比個合作社大呀？

指：哎！不！這不是論大小的事，這是個禮貌問題。

連：咳，他們不會計較，再說，也不應該計較。

指：別，我還是去一趟吧，不管他們計較不計較，我們應當尊重人家。

連：你也太小心啦！

指：小心沒大錯呀！

連：我是覺着大熱的天……從起床到現在你還沒喘口氣呢。

指：沒關係，你休息休息吧！

（指導員下，連長從抽屜里拿出靶場的規格圖研究着，通訊員跑上）

通：連長同志，梁社長一會兒就來。

連：你沒看見指導員嗎？

通：沒有！

連：好！你去休息吧！

通：不啦！得把屋子收拾一下，要不社長又說咱們不講衛生啦！

連：好，咱倆一塊收拾。

通：不用，這是我的工作……

連：咱倆收拾快。（整理桌上的文件）怪不得人家說咱不講衛生，你看這灰。

通：等掃完地再擦吧！

連：（若有所思地）那我去打開水。

通：等一會我去吧！

連：我去吧。

（連長下，通訊員繼續掃地。）

排：（在外聲）報告！

通：請進來！

排：（上）連長同志在嗎？

通：打開水去啦！等一等吧！一會兒就回來。

排：（拿蒲扇搦着）大晌午打扫屋子干什么？

通：一會農業社社長到這來呀！

排：他來就來唄！還得懸燈結彩、紅氍鋪地呀！

通：噉！對！你剛學習回來還不知道呢！

排：什麼呀？

通：咱們連長和農業社的社長搞上對象啦！

排：（忍不住地笑了出來）你別出洋相啦！社長是個老头兒，怎麼能和連長搞對象呢？

通：這你又不了解情況啦，那老头兒是副社長，正社長是個大姑娘。

排：（感興趣地）是么？哪一個呀？

通：（回憶着梁淑華的形象）個子不太高，兩條大辮子，長圓臉兒，大眼睛，稍微有點黑。

排：噢！想起來啦！是不是咱幫社里春耕的時候那個使雙鐮犁的呀？

通：（想了一下）對，就是她。

連：（提暖瓶上）她是誰呀？

（通訊員做一鬼臉，拿簸箕溜下）

排：連長同志，咱們的靶場到底在哪修呀？

連：還沒決定呢！

排：怎麼還沒決定啊？（看着掛在牆上的月份牌，擔心地）團里規定三十號射擊完畢，今天都二十七號啦……

連：是啊！時間是不多羅！下午五點多鐘又有大風暴，就更緊啦……。

排：哎呀！那怎麼辦哪？

連：不過還來得及。（走到窗前，指着遠方一段較高的河堤）你看！我們在那修靶場，利用那段河堤做靶擋。

排：夠高嗎？

連：差不多，再往上加修一米就行啦。

排：那咱現在就集合部隊開始干吧！

連：還得稍等一等，指導員到社里商議去啦，回來才能決定。

排：部隊起床後先干點什麼呢？

連：把工具準備一下！

排：是！還有什麼指示嗎？

連：沒什麼啦！（排長敬禮下，通訊員上，連長拿一小紙包遞給通訊員）把它攔在暖壺里。

通：什麼呀？

連：白糖！（說着拿出靶場設計圖紙用筆畫着）

通：你不是最討厭吃甜的嗎？

連：（笑）我討厭，可有人不討厭呢。

通：（會意地笑了笑，邊把糖往暖瓶里放邊說）連長同志，你什麼時候結婚哪？

連：問這干什么？

通：我們也替你高興高興啊！

連：早呢！

通：不是說射擊第一練習完了就結嗎？

連：誰說的？

通：別管誰說的啦，我看結吧！這會兒結正是時候，咱們這次打靶准打個優秀，你再一結婚，就是雙喜臨門了。

連：（心里非常高兴地）別瞎說啦！（放下靶場設計圖紙，走近窗前向外張望）怎麼還不來呀？

通：我再去找她一趟吧！

連：也許正和指導員研究呢！（稍停）好，再去一趟吧，看研究好了沒有。若沒研究好，就叫他們到這來一塊研究。

通：是！（跑下）

（連長立在窗前望着遠方，片刻，忽然發現自己的胡子太長了，便動手刮起胡子來，少頃，門外傳進梁淑華的聲音）

梁：（在門外聲）魏連長在家嗎？

連：（正抹了半臉肥皂沫）在！在這！（梁從門外走進來，連笑着）等了半天你沒來，剛要刮刮臉啦，你就來啦！

梁：（笑着）要不早到啦！剛往這走，碰上了我們的生產隊長，他要麥收後結婚，征求了我半天的意見。

連：（感興趣地）噢！他們要結婚啦！（若有所思地）

梁：嗯，你等急了吧？

連：（誤解地）我？我不急，你愿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吧！

梁：（莫明其妙地）你說什么呀？

連：你說什么呀？

梁：我說我來晚了，讓你等急了吧！

連：（知道自己誤解了）我當是你說：……沒什麼（不大自然地）來，來（拿過暖瓶）喝水吧！

梁：我不渴，你快刮臉吧！

連：不，不刮啦，哎！你沒遇見指導員嗎？

梁：沒有，他找我去啦？

連：嗯。

梁：准是我倆沒走一個道，我找他去吧！

連：別去啦！他找不着你就回來了。

梁：（見連長襯衣有些髒了）看你襯衣穿得那麼髒了，換下來我拿回去洗洗吧！

連：算啦，你挺忙的，有時間我自己洗吧。

梁：你跟我還客氣呀！

連：不！不是！哎，我跟你說的那事怎麼樣啦？

梁：什么事呀？

連：哎呀！這麼大事你怎么忘啦？不是你去縣里開會的前一天，我和你說用你們那塊靠河堤的麥地做靶場嗎，你們幹部研究了沒有？

梁：研究啦！

連：那我們下午就動工啦！

梁：哎，不能用那塊地啦！

連：（一楞）怎么？不能用？

梁：嗯。

連：为什么？

梁：我們決定在那塊地里種晚玉米。

連：我不是早跟你說了嗎？這是什麼時候決定的呀？

梁：就這回我到縣里開會決定的，讓我們試驗“雙株密植”的先進方法，準備明年春天推廣全縣。

連：為什麼非用那塊地試驗不可呢？

梁：因為這塊地靠河邊，不容易旱，地也肥。

連：靠河邊的也不只這塊地呀！

梁：別的地里庄稼苗都那麼高啦，還能耕了重種啊？

連：咳！淨趕上這麼些事啦！那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哪？

梁：我今天早晨才從縣里回來……。

連：在別的地里試驗不行嗎？

梁：我們社里除了靠河邊這些地，都是些砂礫地。

連：在什麼地里試驗還不是一樣。

梁：哎！可不一樣，用這種新方法種玉米，在這一帶還是第一次，若種在壞地里，一定長不好，那誰還採用啊？

連：你們縣里也是沒事干啦！出這些餛點子有什麼用？

梁：哎，你可別這麼說，用新方法能多打糧食呀！

連：那我們的靶場怎麼辦？

梁：那好說。（走到窗前）你看，用那塊沙土地不是挺好嗎？

連：（着急地）在那里怎麼行啊？

梁：（溫和地）又着急啦，有什麼事咱慢慢商議吧！看你熱的那汗！（拿過蒲扇遞給連長）你說怎麼不行啊？又不是種庄稼，還必得挑塊好地。

連：不是挑好地，是想利用那條河堤做靶擋。

梁：在那不也能修一個嗎？

連：修？哪還有時間哪？

梁：怎麼沒有時間呢？

連：上級規定三十號打靶完畢。可今天二十七號啦，修個靶擋全連都參加也得兩天多，打靶還得用兩天，你說時間怎麼夠用？

梁：那你們為什麼不早修哇？

連：（有些生氣地）還說這個呢！要早知道你們這麼難求，我們也早動手修起來了。

梁：看，你又急啦！

連：怎麼能不急呀！接受任務的時候我向上級寫了決心書，還跟別的單位挑了戰，要爭取個優勝連隊。你知道我這脾氣，說到哪就做到哪，可是現在眼看著就不能按時完成任務啦！

梁：（到臉盆里拿了毛巾遞給連長）給你擦擦汗吧！（連擦汗）光急也不行，還得想辦法呀！

連：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那塊河岸地讓給我們用。

梁：我剛才不是說了嗎？不行啊！

連：（懇求地）你答應了吧！就算是為了我！

梁：這是縣里決定的，我哪能私自改變哪！再說這也是羣眾利益問題。

連：咳，這都是不沾邊的事，怎麼又碍着羣眾利益啦？

梁：怎麼碍不着羣眾利益呢？把這塊好地讓給你做了靶場，我們就得用壞地來試驗這個新方法，你說壞地怎麼能長好庄稼呢？

連：長不好就拉倒唄。

梁：看你說的，長不好誰還採用這種先進方法？不採用這種方法，又怎麼能提高產量改善生活呢？

連：那……那你們整天价嚷着支援軍隊建設，都是賣狗皮膏藥哇！

梁：（压制着心里的高兴，仍溫和地）占鰲！你這是什么話呀！你說我們有哪些地方對不住部隊呀！就拿這幾間房子說吧！原來是我們的小學校，可是你們一來就主動地讓出來，接着又把村北的打谷場讓給你們做操場，還讓我們怎么支援哪？

連：是啊！为什么过去支援，现在就不支援了呢？

梁：這跟那不一樣：這房子能騰給你們，是因為并社后社里給小學校蓋了新房子，操場是因為社里有了大的打谷場，我們想部隊沒个操場也不行。

連：那我們更需要這塊河岸地呀！

梁：這塊地我們離了它也不行啊，它不光關係着我們社員的利益，也關係着這個區、這個縣的羣眾利益呀！新方法試驗不好……

連：（不耐煩地）算啦！算啦！什么羣眾利益呀！這話我不能說就是啦，一說就是什么居功驕傲啦，老大自居啦，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不明確啦，羣眾觀點不強啦：一大堆帽子都來了！其實啊，你們地方上就應當服從部隊的需要！

梁：占鰲，你別說啦！我看你就是有些不關心羣眾利益。

連：關心羣眾利益當然對，可是為了關心羣眾利益而搞亂了部隊訓練計劃，那就錯啦。

梁：怎么能說搞亂部隊的訓練計劃呢？

連：怎么不哇。上級決定我們三十號必須射擊完畢，今天是二十七號啦，要在別處修，光修个靶檔就得兩天時間，再打上兩天靶，你算算這個時間，一百多人辛辛苦苦地

干了两个来月的成绩，就因为你们这几亩地就全给糟蹋了。我们全连的训练任务就让你们弄什么“双株密植”给弄垮啦，你说这不是搞乱部队训练计划是什么？

梁：那我才不信呢？难道同志们学会的本领就因为不用这块地做靶场就全完啦？

连：咳，技虎学的再好，不打靶谁看得见哪？

梁：晚打两天还不是一样。

连：那还算什么按期圆满完成任务哇！淑华，抛开这些不谈，就拿咱俩的关系来说，你也应当帮我的忙，我和人家挑了战，向上级写了保证书……

梁：好啦，别说啦！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为了争取个优胜连队，就让我把群众利益放在一边……

连：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呀！

梁：不论怎么的也不能让你用那块地。

连：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梁：这不是死心眼，这是原则！

连：什么原则？

梁：不能损害群众利益，这就是原则。

连：那你就忍心看着我丢人现眼哪？

（气愤愤地站在一旁）

梁：（为难地）咳！这！这……这怎么办呢？……要不……要不发动社员帮你们……哎呀不行，正赶上麦收。

连：（进攻地）淑华，把我弄得丢人现眼，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梁：真难死人啦！……（激烈的思想斗争使她坐立不安）要不你们就用那块地吧，我豁着受处分，豁着挨骂。

连：（狂喜）哎呀！我的好淑华！（上前拉住梁）你真是救

命恩人哪！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好處，我馬上集合隊伍去修。（欲下）

梁：（激動地）慢着，不，我不能這麼做！

連：哎呀！你怎么又推翻啦？好淑華，為了我……

梁：不，不行！羣眾讓我當社長是相信我，我要對得起他們！我是個黨員，我應當有黨員的良心，不能做這種自私自利見不得人的事情。

連：（懇求地）好淑華！為了我別三心二意啦，早點決定，我們還來得及修，若不五點多鐘就來風暴啦！

梁：什麼？你說什麼？

連：營里通知今天下午五點多鐘來大風暴，你快決定吧！

梁：（吃驚地）啊！真的呀？

連：我還騙你呀。

梁：哎呀！那我得趕緊回去。

連：哎，你怎么走哇？（上前拉梁）

梁：你不是說大風暴要來嗎？我們得搶收麥子呀！

連：就是啊，大風暴一來，我們連搶修都來不及了。

梁：真急死人！

（遠處傳來喊聲：“社員們！注意啦！今天下午五點多鐘有大風暴，趕快到村北打谷場集合搶收小麥！社長梁淑華快回來，社里找你有事。”）

梁：快讓我走吧，社里找我呢！

連：你就什麼也不管啦？

梁：那你叫我怎麼辦？

連：把那块地讓給我們！

梁：不行！

連：一點商量的余地也沒有啦？

梁：沒有。（掙脫欲出）

連：（一把拉住）淑華！

（正在這個時候，指導員一頭撞進來，見二人拉在一起，誤會他們因生活私事在開玩笑）

指：（打趣地）哈哈好哇！怪不得我找不着你，原來在這呢！

（梁淑華掙脫連長的手，一頭撞出門外，指導員緊跟下喊着）

指：（在外聲）淑華，淑華，別走！別走！別不好意思嘛！

（連長氣憤憤地坐下，指導員上）

指：哎呀，跑得真快，追都追不上。我也真該死，把你們給沖啦！哈……

連：（不語）

指：可你老兄也太那個啦！大白天的就拉拉扯扯地，也不嫌那個……

連：咳，你別說啦！

指：（察覺連長情緒不對）怎麼啦，靶場的事你和淑華說了嗎？

連：說啦！

指：行嗎？

連：人家不讓用那塊地。

指：不讓用？那地里的麥子不是割完了嗎？

連：理由多啦，什麼試驗“雙株密植”新方法，什麼羣眾利益……

指：那叫我們用哪塊地呀？

連：村北那塊沙灘地。你看吧，一馬平川連個稜坎都沒有！

指：那咱們這時間可夠緊啦！

連：真是窮漢子趕上閏月年啦，有什麼辦法呀！（急得在屋

里来回轉)

指：这也怪我們，应当更早一点跟他們联系。

連：早联系該不讓用还是不讓用。

指：那咱也好做个准备呀！不讓咱用那块，咱可以在別的地里修，可是現在……

連：（拿起帽子欲走）

指：你上哪去？

連：我和他們干部去說，决定用那块地了。

指：哎，別！他們既然不同意，我們硬強着用就不好啦，那样羣众会反对我們的。

連：你听他那个呢！什么羣众反对，我看就是他們干部整的。

指：不管誰决定的，也都是为羣众着想。算啦！咱再想別的办法吧！

連：什么是为羣众着想啊？若是部队建設不好，誰保卫他們过安生日子？

指：不，不能这么說！若是老百姓生产不好，我們拿什么来建設呀？再說我們也应当尊重羣众的意見。

連：什么羣众意見哪？我就不相信羣众会真的反对我們用那块地。

指：当然啦，如果我們一定要用，羣众忍着痛也會讓給我們，可咱不能那么做呀！

連：你說不那么做怎么办？

指：再积极地想办法唄！

連：我想不出办法来，你想吧！

指：还是咱俩一块想，靶場設計图和团里的那个指示呢？

連：（从抽屜里把設計图拿出来扔給指）給你。

指：来，咱们研究研究吧！

連：研究也解决不了問題。

指：怎么解决不了？

連：上級規定三十号以前射击完畢，今天二十七号啦，我們还没有靶場，你說怎么解决？

指：社里不是讓咱們用那块沙灘地嗎，就在那修吧！

連：什么时候能修起来呀？

指：我們抓紧时间，什么时候修起来就算什么时候唄。

連：这样还能按期完成任务嗎？

指：我們可以把情况向营里报告一下。

連：向营里报告？我們写的那决心書保證書都成空話啦！怎么向上級交代呀？我从来还没干过这样的事哩。

指：那也没办法呀！該檢討檢討，該受批評受批評唄。

連：为这事受批評那太冤枉啦！

指：冤什么呀？还是咱們有缺点，若在射击練習一开始的时候就和社里联系好，把靶場确定下来或是早点动手修就没这事啦！

連：辛辛苦苦的干了两个多月，叫他們这一下全給毀啦，要不該多好！手拿把攥的闖个优胜連队，这对全連同志多大的鼓舞哇！可是现在就因为这块地，我們就不能按期完成任务，闖不上优胜連队，你說这对同志們的情绪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指：可是光着急也不行呵！我刚才看了一下，按着上級規定的土方，根据我們全連的人力，抓紧时间搶修还有希望。（把图纸拿到連長面前研究着）

連：那！那就得連夜突击了。

指：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別的办法，就突击一下吧！我好好